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憲章錄卷第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
至十二年丙申

九年春正月壬辰朔 免湖廣武昌等府糧三十二

姚夔卒

萬餘石 二月 吏部尚書姚夔卒夔浙江桐廬人

正統間以春秋舉鄉會試皆第一賜進士擢吏科給

事中景泰天順間歷南京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吏

部尚書至是卒年六十夔豪俊慷慨不拘小節論者

謂其類唐杜黃裳而未免通餽謝當時蓋已疵之夔

既罹於清議而今其子孫產業未免淪落何苦為此

云 以尹旻為吏部尚書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

夔豪俊慷慨而
通餽謝

學校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品藻精明諸生帖服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

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脩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陝西總兵白玉巡撫馬文升以虜寇入境隄備不嚴兵部奏請究治。上宥之。三月戶科

給事鄧山奏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其地密邇京畿萬一患生不測爲費反多。上命各巡撫官即行賑

濟不許遲慢。夏四月辛酉朔日食。總理河道刑

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廼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弭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曰山東旣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司禮太監沈繪下獄繪

恃寵稔惡後見跡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右長祥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

劉銘梁狗謀殺吳金

童

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命繪祥斬
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新會縣
民劉銘梁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
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祁遠出傭
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
金童捕魚夜縛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
安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
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
視之斫癢宛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
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附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

李逢春收葬吳金童
妻女三尸

李啓李蕃及關道安
述莊氏節義

繞銘門其鄰李逢春買棺收葬銘夜潛發其尸棄之
大海吳祁自外歸得弟尸於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
啓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詞
章上之銘狗吐伏刑部員外馮俊特爲具奏上令
有司即誅銘狗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
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尸誠爲義舉今遭發掘宜命有
司即其處窆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
示永久詔可五月以兵部尚書商輅爲戶部尚
書禮部左侍郎萬安爲本部尚書起致仕禮部右
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六科給

科道劾倪謙錢溥

皇朝通志卷三十四

三

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污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仕庶得始終保全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

特起用之所言不准六月直隸河間府蝗廣平

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并河南懷慶府大雨水秋七

月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

哈密城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擅阿力所併累求救援

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

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

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徹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

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近例廩膳生考黜者俱追廩爲民今奉勅俱發充吏請停追廩之例禮部覆奏從之 吏部尚書尹旻等言本部議奏天

關禹錫奏廩膳生考充外吏

下諸司官有缺每五日內申所司巡按御史兩月一
次具奏各司府每三月類上本部而諸司乃有不如
期奏報者自今乞下巡按御史并諸司令其一一如
前所奏上之違者俱論以法詔從其議 以東直門
火以水旱災免應天池州安慶徽州四府所屬上元
休寧等縣十九縣去年秋糧九萬四千八百餘石

科道劾倪謙錢溥
不當起用

八月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直等十三道御史吳禔
等劾奏倪謙錢溥不當起用仍乞放歸田里以為姦
貪者之戒不聽 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潛字孟時
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歷陞

柯潛字孟時

柯潛奉神峻整

以詹事柯潛乞終母喪

前職奉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
 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
 潛䟽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
 䟽許之因父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憲廟實錄乃謂守制家居頗為鄉人所議不知此何
 以云 九月 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
 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
 重建請賜廟額祝文 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
 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冬十月 總督兩廣都
 御史韓雍以疾乞致仕不允 十一月 上諭大學

成化九年

五

言

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珣

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健汪諧

羅璟程敏政陸簡林澣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

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書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

命暫停徵馬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

民間馬宜停徵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

貧救死不贍喪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

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

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

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

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成可敗

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

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纓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墻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墻亦旋傾虜竟入套

成化
十年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

勅王越專居固原總督諸路

軍馬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兩府鄉試

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

察事端以祛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

長素行端介者毋徇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

都司官軍毋遣京營之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

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

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託且兩京主考
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即內不足者隨當罷
黜試錄就刻舉人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詔
從之 二月 免各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靖
安伯和勇卒勇迤比人祖阿魯台初爲瓦刺馬哈木
所敗率其部落稱臣內附永樂初封爲和寧王仍居
漠北後復背叛宣德九年爲瓦刺脫歡所殺其子阿
卜只奄即勇之父窮蹙歸附命爲中軍都督賜之第
宅尋卒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
督成化初陞靖安伯食祿中府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勇雖出夷虜天性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文武大臣多縱肆勇獨循理尚儉衆視之有愧焉 三月 命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是鎮守廣西少監

黃沁訐奏雍坐視徭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

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上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

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迂而固按察

副使張敷貪而暴不為雍所禮乃與沁攻訐之及差

官往覈適委宜勦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雍督軍嶺

南賊勢雖不盡遏絕而功多于罪乃為內侍奏黜公

論不平兩廣人思之不置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

韓雍功多於罪

葉盛卒盛文莊

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部尚書事申已巳之變

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朝廷多事。六科建白。多盛與林聰爲倡。景泰壬申。陞山西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設法創置。百廢具興。教民耕種。多所收穫。天順改元。擢僉都御史。巡撫兩廣。成化初。巡撫宣府。墾田益廣。以所積餘糧。鬻戰馬千八百匹。脩屯堡七百餘所。召入爲禮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賜謚文莊。盛留心世務。在宣府多所建置。但在兩廣。不能戢下。官軍多戢平人報功。又以峒蠻出沒不常。禁有司不許擅申盜賊。必俟年終彙奏。未免姑息。觀望識者非之。工科給事中韓文自慶陽還。奏比奉

命辨驗紀功郎中張謹所劾總兵官劉聚范瑾游擊
將軍祝雄緱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
等所報功次多虛少實其乘機妄殺幼男女婦誠有
如張謹所言劉聚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劉祥
馬琇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左副
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遙聞附衆罔上後知事覺掩奏
歸非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旣
遁不爲無功總兵叅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
實者如例陞賞殺幼男女婦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
立功哨瞭 兵科給事中郭鏗等奏總兵劉聚都御

不問劉聚王越馬
文升余子俊之罪

史王越馬文升余子俊等怠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
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郎中
張謹劾奏於前給事中韓文覈實於後乞大奮乾剛
重加黜罰以爲邊臣妄殺邀功之戒上曰爾等所
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
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
年秋糧三萬七千餘石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
湖千戶所子粒七千五百餘石以旱災免湖廣武
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
糧五十三萬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

林孟和以屬官論
倪謙

馬誥以弟馬誠駮
馬彥緣入監

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二萬九千

六百餘石 夏四月 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

陝西慶陽府通判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貶法

狗情市恩釣譽臣堅以理法執請謙姑爲信從而心

寔啣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

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

大臣可調邊方 駮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

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

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

弟得肄業其中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而馬誠爲

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科貢

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狎恩蠹政。誥之夤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旣准入監。姑已之。五月。六月。兵科給事中祝瀾言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中外。俾臣民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書有未備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爲條例。乞勅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詔下所司議行。閏六月。秋七月。巡撫延綏余子俊奏乞終養。不允。八月。直隸博野縣知縣裴泰奏宋穉顥程頤二

大儒其先博野人祖羽為端明殿學士因家于洛陽
本縣程委社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為脩葺乞勅禮
部定其祭品儀注令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
從之左庶子黎淳主考順天府鄉試初場得一優
卷及觀後場絕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
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而取優卷為第一拆封乃
馬中錫亦一時名士時學士謝一夔主考應天府鄉
試得王鏊為第一試錄五策皆刻鏊場屋中墨卷不
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鏊果會元及第九月癸
丑朔日食免朝以水災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所

屬吳江等一十四縣...

屬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萬四千六百石馬草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包

冬十月 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徐溥服闋至京詔

陞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月 運太倉銀

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 改左都御史項忠爲刑部

尚書 有自宮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已謫戍皆逃至

京師復希進用 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嚴加

禁約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原貞本名璠以字

行江西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以清慎自將多著

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 陞翰林

孫原貞字原貞
清慎自將

罷淘金

編脩程敏政爲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

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

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

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

虎死於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

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

之 陞翰林編脩李東陽爲侍講 都御史李賓等

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無

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

愚民咸知此等書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

白圭卒
白圭荊襄之功

成化
朱乙

再犯奏可。兵部尚書白圭卒。圭直隸南宮人。歷官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效。而荆襄之功為最。然乏清譽。既沒而諸子以分財不均。閱訟。聞者嗤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使楊文琳。按察使王琳等一千八十一員。陞吏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為少保。仍兼舊職。理事。賜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于福建上杭縣立祠祀之。先是天順六年。盜賊竊發。丁泉率兵守備。賊不敢犯。次年賊勢益熾。伍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聞所諭。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千七

伍驥丁泉平賊身殞

百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臬率兵深入攻破營寨臬奮身力戰爲賊所害驥總督官軍吊死卹傷激揚義氣與賊戰十餘合破犁壁等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衝冒瘴癘致疾而卒衆皆悲傷痛哭如失父母立祠祀之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事下禮部覆奏賜其祠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江西安福人景泰甲戌進士二月浙詔開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

給事郭鏜戶書楊
鼎乞開銀礦

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計開至正

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封閉之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勅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竊盜奸犯死罪須用嚴刑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劾詔可命少詹事徐溥翰林侍讀學士彭華爲會試考官華以從子入場疏辭遂改命侍講學士丘濬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星兵部左侍郎李震卒震居侍郎兩廣幾二十年弗遷而察長有缺多從他曹叙補至是以

傷發于項而卒時謂其不能無缺望云 命少保吏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戶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商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萬安吏部尚書

尹旻戶部尚書楊鼎兵部尚書項忠刑部尚書董方

工部尚書王復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

王越通政使司工部尚書張文質大理寺卿宋旻翰

林院學士王獻侍讀學士彭華侍講學士尹直爲殿

試讀卷官 三月 上御奉天殿親策舉人王鏊等

二百九十七人親閱所對策賜謝遷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辛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時江西

彭時卒

安福人。卒年六十。謚文憲。時端謹嚴密。外和內剛。立
朝三十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
議論。持正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
云。夏四月。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
南城縣。勅戶書翰學商輅兼文淵閣大學士。吏禮
部侍郎劉珣。劉吉俱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欽天
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
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
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

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
舊書不以實對 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 以水災免直隸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

百餘石鎮江衛屯田子粒五千二百餘石 以水災

免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二萬

三百餘石漳州衛屯田子粒一千三百餘石 乙卯

昏刻月犯明堂中星 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

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

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

擬皇子名

費抑恐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其與翰林院定議以聞。既而擬進。上親定睿名下宗人府書于玉牒。皇子即孝宗也。母紀氏生時以萬貴妃所忌失傳于外。廷臣不及奉賀。至是已六年矣。因乾清宮門災。上欲顯示於衆。乃命司禮監懷恩等同內閣計議。學士商輅曰。若降勅於禮部以擬名爲辭。則衆不言而自喻矣。恩等請於上。遂有是命。越數日。上命皇子至文華門。召文武大臣進見。又數日。上御文華殿。召輅及學士萬安劉珣劉吉至御座前。問曰。皇子旣出。將何如處之。輅等

紀皇妃薨先受
萬妃觴致疾

對曰 皇上即位十年儲副未立天下人心屬望久

矣當立為太子 上曰即舉行乎對曰今天氣尚炎

俟秋涼舉行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饑飽寒煖之節須

勞聖慮上領之曰朕知悉矣輅等退賜酒飯於文華

門外命太監懷恩覃昌待之 皇子母紀氏立為妃

徙居永壽宮 六月 皇妃紀氏薨先是受萬貴妃

觴遂有疾因而不起謚贈為恭恪莊僖淑妃 乙酉

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秋七

月 朶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八月 命

濟舊通惠河 開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

宣和皇朝金卷三十一

寅葬恭恪莊僖淑妃紀氏於西山 九月丁未朔日

食 文武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 選進士楊茂

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猶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

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

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

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叙補詔從其議 禮部上冊

立 皇太子儀注 陞翰林編脩倪岳為侍讀 冬

十月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

貢近有納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

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會為廩膳者方可

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
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
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
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
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
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
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
議上從之 十一月 癸丑冊立 皇太子詔告天

下 十二月 命巡撫延綏余子俊巡撫陝西等處
戊子命復郝王帝號 己亥上恭仁康定景皇帝

等謚

成化
甲辰

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 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二

月乙亥朔日食 南京六科十三道各以南京陰霾

蔽日地震有聲上疏脩省 陞翰林編脩陳音爲侍

講 三月 強盜宋全伏誅全武驥左衛勇士以山

後女直人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盜往

來京城外劫掠人財強盜婦女多所殺傷官校莫能

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虜地爲千戶

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 夏四月 御史薛爲學

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亂加思蘭亦自稱

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况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 上命所司詳議以

聞 禮部言南方府州縣歲貢生員考中者例送南監景泰間因北監充撥數少暫留今宜仍舊例從之 庚寅夜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 五月 設大同

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

白王第二子生母印
氏

四儒學 六月 濬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

張家灣潭河口六十里 陞翰林脩撰劉健爲右諭

德 秋七月 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
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
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
尚劉千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
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者勢不容
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條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
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逐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

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恤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一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庚戌京師西城有物夜出傷人衆蹤跡之不得巡城御史以聞命設捕之仍戒人毋得傳疑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

董方庇道堅盜
賣度牒

商輅奏祠玉皇

翰林五經博士奉祀事 八月 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僧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鄧存德鞫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庇道堅欲緩其事存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訐奏方黨庇道堅 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邇者傳聞 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

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諱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矣疏入 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按商
文毅公此奏亦人臣事君之常道耳若我 世宗聞
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啻如 憲廟矣柰嘉靖末年之
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爲黜祭以逢迎之始知文毅公
不易得矣 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
兵部以朵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
不虞蓋朵顏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京熟知我邊虛
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人
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
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後者

潛住境內乞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
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
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
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
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
曩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
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
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
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
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

李賓車製

共用十人通用五千八行則爲方車上則爲方

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
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并
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
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
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
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
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
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
萬輜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
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

項忠論車戰可用
不可用

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
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
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
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
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
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求樂到今止於馬步相
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
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
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
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

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
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
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
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
覆奏謂所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
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
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射教場操習若制
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 上曰既
登高涉險不使其已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
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

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
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
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
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蕞爾小夷
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究治其使然後
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
狄視若禽獸不足與較况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者
無幾縱便得其城池及郡粹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
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
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

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 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奏地方事宜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設官總理於信陽添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

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
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
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譏察兵牌人
等令備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人
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
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
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
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
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雲南巡
撫王恕奏帶男王承祿隨侍從之 陞應天府府丞

妖人侯得權伏誅

白昂爲南京大理寺右少卿 妖人李子龍等伏誅
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
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
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
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
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
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徃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
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
請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
單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偽朝章勘合并勾等符

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
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
皆爲所誑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
朱廣素與鮑石鄭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
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
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鮑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
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稱爲上師北面拜得
權不爲禮勢日張大旣而爲錦衣衛官校孫賢等所
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
死矣都察院鞫實得權及楊道仙黑山朱廣鮑石皆

伏誅餘黨皆發充軍已而刑科都給事中雷澤等言
得權鮑石等内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死有餘
辜乃止令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
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
追究悉誅之 上以事旣行不聽兵部言錦衣衛官
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圖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
賞詔命袁彬孫賢等各陞一級 命增孔子籩豆佾
舞之數國子祭酒周洪模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
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榦以謚號器數之加否
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

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衮冕樂用宮懸當時衮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旣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衮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衮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一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

數備用仍通于天下

召無安

張瑄議撫河南
流民

朱英撫徭獍

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詔撫綏流民戶部
以河南巡撫張瑄等言河南各府流民蟻聚宜設法
撫卹請行河南山西山東及北直隸各巡撫官俾曉
諭各屬府州縣官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
業沿途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之被
人侵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
願歸者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例賑卹
仍稽有司之加意與否而黜陟之制可 冬十月
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英奏廣西徭獍屢服屢叛
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

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徭獍獍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徭獍一十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徭獍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䟽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

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
賜勅獎之 辛巳京師地震薊州等處亦震有聲

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禮部奏是歲度僧道

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名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自

陳衰老乞致仕許之 十一月 鑄哈密衛印給都

督罕慎以其舊印爲土魯所劫也 陞撫治荆襄等

處左副都御史原傑爲右都御史馳璽書賜之 續

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製序 十二月 太監

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本部尚書翰林

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

原傑開設鄖陽府

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開設湖廣鄖陽府即

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蓋荆襄流民自永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為憂至是都御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鄭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

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
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
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
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
猶民之秉彜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
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
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
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
薦鄖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
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

馬文升備遼東

堪代已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
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
之功云 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
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
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
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
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
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
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
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

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
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
至誤事從之 命掌國儲監事禮部右侍郎周洪謨
理部事陞司業耿裕爲祭

浙江圖



浙江圖書館

憲章錄卷第三十五

成化十三年丁酉
至十四年戊戌

刑部覆馬文升
議武職侵尅罪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館刑部議覆馬文升言武職
多不恤軍士侵尅月糧蓋以事發止於帶俸差操立
功贖罪故視以為常不知警戒乞勅法司查照舊例
若都指揮指揮侵欺軍士糧料布疋者依律議罪立
功滿日俱降一級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宜行遼
東禁約指揮千百戶等官及通行天下從之 增孔
子籩豆樂舞之數遣兵書兼翰學商輅告文廟翰學
王獻告闕里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 二月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
邊糧

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初樂安王奏寧王

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

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

武大臣議擬各罪上曰寧王所為不法本當削爵

降為庶人但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

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勅

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福建建寧衛指揮楊暈故

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為讐家所奏命

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暈潛

至京營解主於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給暈盡得其

楊暈革職連叔父仕常

所投營解情由須取其貲批送西廠大監王自

楊暈獄連叔父仕偉
姊夫董序

陳音不畏西敵

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
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
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屬。京城
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鄰居，乃登墉呵曰：爾何人敢
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
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爲之稍戢。韋瑛本
一市井無賴，因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冒
功陞百戶。汪直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陞御馬
太監。去歲九月，因黑青之異，侯得權之誅，命出外詔
察物議，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內外，人不

尹旻王越通款
韋瑛

薛方曹鼎與妖子登聞鼓稱
冤

之知至是訶得畢事執以取信於上且謗及諸大臣
上益委任之遂權寵赫奕時吏部尚書尹旻好結中
官為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皆
密遣人預通情款云甲午浙江山陰縣地忽湧泉
如血高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三
月錦衣衛旗校捕寧晉縣人王鳳等謂與瞽者康
文秀於臨清縣人于源家謀逆拜受妖書偽職以緣
事知縣薛方致仕通判曹鼎與鳳同縣預其謀發隸
卒圍其家搜檢無驗榜掠誣伏方鼎先後令子壻擊
登聞鼓稱冤鼎故學士鶴之弟事下法司時西廠緝

事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爲鷹書誘愚民
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寃死相屬無敢言者至
是都察院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上曰自後但遇
寃抑者必推情審辨不許戕害無辜夏四月禮
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川鬼神有
所不寧以致之其嶽鎮海瀆并鎮山之神俱宜遣官
致祭從之勅商輅兼謹身殿大學士加萬安太子
少保陞吏部左侍郎劉珣禮部左侍郎劉吉俱本部
尚書仍兼學士命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改南京
兵部尚書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

王越忌原傑通劉
珣改傑南兵書

兵部正官乃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
傑時傑方撫治荆襄命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
來密通內閣學士劉珣沮之珣違衆議力主其事遂
有是命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
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
之竟不以聞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
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
汪直遣韋瑛執送西廠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
京聽選有搆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廠獄建寧衛
揮楊泰子暈爲汪直所誣下獄死上命太監錢

僑百戶韋瑛籍暹家產并械泰及其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獄具泰坐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官獨祠堂與田三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榮祀泰弟仕偉調台州府通判婿董序調河間府通判從弟中書舍人仕敬調惠州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崇瘦死應奎充軍後泰以審錄宥爲民 五月 發御史黃本爲民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遂以罪坐之 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 丙子罷西廠緝事者時汪直行事官

校勢橫、道路以目、朝臣皆不安、商輅萬安、劉珣、劉吉、
上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
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
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羣小、羣小之中、如韋
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奪、同惡相濟、如王英者、
肆無忌憚、傷害良善、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
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
杲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
逐奸邪之輩、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
上怒、命司禮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謂輅等

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誰獨為先翊曰翊等奉侍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為害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吉等不言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謫罰皆所不避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話倘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變

者天殛之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三公肯爲朝廷任
事如此輅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
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
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
數人者已籍其二黃賜陳祖生皆攔在東華門外不
容進見矣汪直謗福建人與楊暉通上疑此奏出
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草會諸部院
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而
責之退還本監調韋瑛於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錦衣
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

項忠奏罷西廠

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

王越謂汪直行事儘公道

察院移文令各該巡按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留滯
心快之但上意猶未釋然初項忠具奏草令武選
郎中姚壁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
兵部爲首壁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爲首旻怒曰
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旻署名即遣人報韋瑄曰本
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
劉翊劉吉於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
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文是非多
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論
列乎翊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

兩廣清出軍丁發
附近衛所差操仍行
原衛停勾

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邪。越無以應。初西廠所執人既多。皆無案籍可證。至是。廠革。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兩江清軍御史丘山奏。廣東如高雷廉瓊肇五府地僻民稀。而廣西荒落殘破尤甚。有司如例清軍。解遠衛補伍。率多逃入賊中。况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調用。乞將兩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停勾。為便。兵部覆奏從之。太監懷恩傳旨。錦衣衛副千戶吳綬。令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綬貌陋心險。頗通文移。

詞翰時西廠雖革。上有特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

汪直任吳綬

原傑卒

詞翰時西廠雖革。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戶吳綬能寫本。通行移直。遂召至。批答封進。稱旨。遂有是命。兵部尚書項忠乞歸養疾。許之。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傑山西陽成人。正統己丑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流民。任滿擢右都御史。掌院王越沮之。改南京兵部尚書。時傑已因勞成疾。竟卒於南陽之驛舍。年六十一。傑樂聞讜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一事。尤爲倬倬。使國家意外無窮之變。一旦潛銷默

項忠為民汪直郭鏜馮貫為之也

定其功蓋不可掩云。革兵部尚書項忠為民忠初具奏草革西廠令郎中姚壁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汪直嚙之至是直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壁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交論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革為民其餘降爵有差。陞王恕為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恕上奏鎮守雲南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袱苦蓋黃鸚

王恕撫雲南不聽
錢能進黃鸚哥

哥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
却貢獻今却令臣進貢前禽誠恐近日別有勅旨轉
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都布按三司將爲
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臣不得
不明言之能在雲南迺年差官盧安等前去外夷孟
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擾害夷人致指揮郭景
投井身死臣聞漢時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
不祥鸚哥本綠羽而今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于
此故違詔旨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
少息人心稍安若容進此物弊端復開伏望痛却錢

御史戴縉頌汪直功德

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荐臻伏蒙
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
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
直緝捕楊暈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釋
馮徽等冤抑之囚禁裏河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
足以服人而警衆柰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
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
脩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上悅其
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

蒲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段災異建言願節

汪直因戴縉疏復
開西廠

汪直謗楊暈投商
輅李賓董方緩
罪

尹旻調姚壁廣西
思明府

蒲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
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
開西廠訶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
之其禍端實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
意蓋直嘗謗楊暈投商輅李賓董方求緩其罪上
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所喜云
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姚壁爲廣西思明府同知壁
故尚書夔之子夔素與尹旻不協及壁又忤旻意欲
注邊郡恐致物議乃擬徽州近地知內批必不從果
得旨壁浙人何得處以近地遂有是命壁居廣西數

年以病歸卒于家。大學士商輅奏乞休致。詔陞少保，賜給驛歸。雲南巡撫王恕疏奏近該臣等題爲外夷脫回中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鑑前來行勘，提取肅安等到官鞫問，聞忽百戶汪清齋捧駕帖與鍾蕃等，**臣**竊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皆所以禁詐僞也。今齋來駕帖，旣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况錢能等交通外國，攪擾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

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重輕於其

等處節有緬書告詐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

董方李賓致仕

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重輕於其
間哉上下所司究之 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
三路計脩邊墻壕塹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
丈 命南京工部脩理南京國子監文廟兩廡厨庫
共八十六間從祭酒王傑奏請也 秋七月 刑部
尚書董方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自陳衰老乞休致
許之 兵部主事陸容六年考滿御史張蕙掌河南
道因私忿考容有兩京從仕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
平亦奏蕙心術陰險倫理有虧下吏部容竟從考稱
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覈其官屬時考覈諸司官屬

翰林院會內閣自初官屬

憲章錄卷之三十五 成化十三年

庭

俱聽吏部都察院會覈獨翰林以文學侍從爲職故聽其長自覈。南京吏部尚書崔恭致仕。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徐溥以母喪去任。陞余子俊爲兵部

尚書林聰爲刑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右侍郎邢簡爲

戶部右侍郎張鵬爲兵部右侍郎程宗爲右副都御

史。陞陝西左叅政秦紘爲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

等三關兼巡撫山西。以旱災免福建成化十二年

等米十五萬九千九百餘石。是月陝西鞏昌平涼

府諸州縣隕霜傷稼。八月左都御史王越自陳

職專院事兼提督各營操練軍馬恐顧此失彼乞免

督操一事詔不允時既用余子俊爲兵部尚書越忽

督操一事詔不允時既用余子俊爲兵部尚書越忽
忽不得志故有此奏 命杭州府祭唐臣褚遂良遂

良仁和縣人前代舊有祠未入祀典至是儒士周璟
以爲言下禮部覈實行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詔

留巡鹽御史雍泰撫恤兩淮竈丁 陞翰林學士丘

濬爲國子祭酒 九月 改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叅贊軍務 南京科道官交論倪謙錢溥皆

老耄不職久爲清議所鄙乞罷斥之不允 冬十月

兵部尚書余子俊自陝西至京管部事 復立哈密

衛於苦峪谷時苦峪旁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仇殺

戴縉以尚寶少卿不
得都御史悻不樂

汪直奏文官三品年
六十以上方許乘轎

劉珣為王越誘通
汪直

都督僉事王爾等於苦峪谷築城復立哈密衛令罕
慎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陞御史戴縉為尚寶司少卿縉欲得都御史及是
命下悻悻不樂 十一月 嚴文武官乘轎之禁太
監汪直言洪武末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
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于
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
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藁吳綬所撰也是
時王越尹旻及戴縉吳綬皆為直心腹而學士劉珣
為越所誘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徑達於上

輒見施行人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謹避之

浙江杭

輒見施行人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謹避之。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巡按浙江御史侶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為非時。乞加脩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湖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為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脩省，伸冤抑，捕強橫，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山西太原府石州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

凌遲淫犯秦冲

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僞者、至
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僞、告官械至京都、察
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
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十二月 詹事府少詹
事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謂洪武年間已常頒
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
將考試官究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學校、求爲遵守、
上以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爲違式差謬、
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
行老成之士、不許徇私濫舉、出題校文、并刊錄文章、

必須合式、依經接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行老成之士不許徇私濫舉出題校文并刊錄文學

必湏合式依經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
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為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
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
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命左都御
史王越兼兵部尚書加俸一級越自陳紅鹽池獲勝
之功為故尚書白圭抑沮錄功反在諸將之後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
前所無上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余子俊言王越紅
鹽池之捷從前所無

成化
化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吏部以朝覲奏老疾罷軟

成化十四年

言

鍾清劉鈺趙啟
清慎正直為權奸
所忌列不謹

貪酷及素行不謹官二千十六員詔老疾者致仕罷
軟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者為民唯福建右布政鍾
清浙江按察使劉鈺江西按察使趙啟清慎正直中
外所聞為權奸忌陷俱列不謹君子惜之鈺忠愍公
球之仲子也學行為尤著云河南按察司提學副
使陳選陞本司按察使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命萬安劉翊劉吉提調各官講讀王獻黎淳謝一夔
汪諧鄭環羅璟更番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
周經陸鈇張昇張順更番講讀勅改太子少保戶
部尚書萬安為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戶部尚

鍾清劉翊趙啟
部尚書劉吉各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

王恕為南兵書

書劉珣禮部尚書劉吉各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三月 皇太子行冠禮 禮部言皇太子冠禮已成每月朔望日文武百官于奉天殿朝參後合赴文華殿行禮 上命以四月朔日為始 以南京右都御史王恕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勅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等往遼東招安建州三衛夷人以大學士萬安劉珣劉吉吏書尹旻兵書余子俊刑書林聰工書王復兵書兼左都王越掌通政司事工書張文質大理卿宋旻充殿試讀卷官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梁儲等三百五十人賜進士及第出身

曾彥年六十餘執政
以對策簡約置第一

有差時曾彥年六十餘執政以其對策簡約遂置第一是科得林俊劉忠彥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安南國王黎灝奏占城頭目波籠阿麻先與臣國通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衆遂率以侵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毓回自天朝恭奉勅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改爲州邑此臣不能不瀝血陳辭而訴其無此也夫占城提封全非沃壤家稀蓄積野絕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角烏木沉香而臣國所產寔多不足爲貴得其貨不占以富得其勢不足以強而守之甚艱臣何所利而足

奪占城改爲州邑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土宇，不得殞其宗祀，誠恐天使急遽之際，緝訪難詳，而占城避亂之人，與臣國爲仇，言不足信。伏望特遣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絕，使占城上下輯寧。臣國邊陲休息，以蕃中國，以康遠人，此臣之大願也。謹遣陪臣阮達濟以聞。上下其章于所司。南京翰林脩撰致仕羅倫卒。夏四月，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言：州縣守令親民之職，不宜以監生序補，恐任非其人，適爲民害。乞諭吏部取發身科目者，選授之。下吏部覆奏，以爲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監生有學識者，授知州知縣。

免徵遼東藥材

尚寶司卿戴縉為右
僉都管院事

等官至今行之歲貢有才識可用者固難以科目拘
自今大選比舊嚴試之其于府同知知州知縣有缺
仍視李賢所奏為便詔可 設貴州程番府儒學

五月 免徵遼東藥材二年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
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都御史

陳鉞奏藥材產于鳳凰山靈陽等處距遼東四百五
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俟事寧
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寶司少卿戴縉為右僉

都御史管院事 翰林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凡四

卷五百八十九首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

余子俊奏上武舉科 孫時太監王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草奏

余子俊奏上武舉科
條因汪直之請也

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撰草奏
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
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
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
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
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竊計汪
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
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
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
具奏處置
六月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命太

余子俊畏吳經欲准
發兵擊于普定密賊

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
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
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謂建
州雖安朶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為已功且沮詹昇
之進後英竟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于此矣 貴
州普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
湖貴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
勢欲准其奏 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為患
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况貴
州山箐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都御

史陳嚴相度事情發急應否調兵征勦素來處置

楊瑄力振憲度

楊福偽汪直行
歷浙福

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 浙江按察使楊瑄卒瑄江西豐城人初舉
進士爲御史極論石亨曹吉祥被譖下獄減死謫戍
二凶敗復御史歷陞浙使力振憲度視天下事無不
可爲者年纔五十四竟卒于官人皆惜之 江西人
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旣而逃還過南京
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
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
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
多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

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
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
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鎮守太監盧勝等
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
此云 八月 巡按直隸御史范珠奏江北大水爲
災漂沒田廬倒塌城郭春秋傳曰大水者陰逆與怨
氣并所致也伏望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仍勅翰林院
博稽往事敷陳致災之由欽天監占候天象推詳災
咎之應科道直言無隱吏部用人無私法司鞫囚無
枉戶工二部一切逋欠之物不急之務宜停徵罷役

東班官聞有甲
兵聲

及將被災之處今年夏秋稅糧爲除豁以甦民困
入上曰所言皆已行之事所司其知之 戊戌早
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
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 上命御史
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 執蘇松巡撫都御史
牟俸翰林學士江朝宗下錦衣獄事連浙江僉事吳
璠等多人差官校逮問初太監汪直欲往遼東訶察
事情不果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賂直相厚者
斬爲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
人候直過羣伏道左右保鉞行事公當時直左右已

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鉞因譖馬文升及俸，俸巡撫山東時，鉞爲布政，有隙。及巡撫南直隸，適汪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者。直歸未發也。至是，俸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之，下獄。鉞子澍前以奏捷陞錦衣衛冠帶小旗，至是，鉞言澍嘗爲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學自效。因引李秉子華、項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請免澍旗役，而令冠帶入監從之。陞錦衣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爲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事 吳綬掌鎮撫司

戴珊為江西提學

追降漢陰王徽鋸
為庶人

九月 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以

戴珊為陝西提學副使珊躬教諸生窮鄉下邑無不
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一如在南畿時云 冬十月

追降韓府漢陰王徽鋸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
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
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
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恂
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
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

周恂紊亂宗支

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
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
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錕追降爲庶
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命御史婁謙提督
南畿學校勅吏書萬安爲太子太保仍兼謹身殿
大學士兵書王越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兵書
余子俊刑書林聰工書張文質爲太子少保俱仍管
事巡按江西御史沃類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淹禁
凌虐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
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

械吉安知府黃景隆

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惠鈞本係
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鞫治閱籍致死者總四百
十七人其無罪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
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
繫至京下法司議之十一月十二月

浙江圖書

古今圖書集成卷第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



浙江圖書館

憲章錄卷第三十六

成化十五年己亥
至十八年壬寅

汪直請尹旻太子
太保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朔官勅加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保汪直爲之請也改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巡撫大同都御史李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侑祭文廟而大同之樂獨缺乞照例頒降或容臣製造令本學生習演奏用庶邊方之遠預觀禮樂之美甲冑之士得習文物之儀上曰大同雖邊方諸生誦法孔子

與內郡無異其亟令所司製造樂器侑祭文廟俾本
學生習用之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
交章糾劾薛遠潛住京師夤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
地叅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
豈能濟事况又以奔競而起臣等切恐天下效尤而
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二月 以去
歲湖廣荆襄德安府衛所屬水災免夏秋稅二十二
萬三千石 三月吉安知府黃景隆死于獄初知府
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坐罪下獄
死屍腐流蛆滿地猶不及收或以爲有陰報云 致

仕南京禮部書目似謙卒謙應天上元縣人舉進士第

倪謙與錢溥比匪人

倪岳蓋愆

仕南京禮書倪謙卒。謙應天上元縣人。舉進士第三。授翰林編脩。歷陞學士。主考順天鄉試。舉子有掇拾謙陰事者。付行事校尉發之。謫戍開平。遇恩例放免。尋上疏自陳復職。閑住。既乃復入史館。陞禮部侍郎。御史陳選抗疏極言之。罷謙致仕。後七年復起為南禮侍。進尚書。以疾致仕。至是卒。謚文僖。謙在翰林與錢溥相類。好比匪人。景泰中。選內宦聰慧者數人。俾謙教之。後俱柄用。謙躓而復起者。此數人力也。子岳後為尚書。有名。克蓋前愆云。夏四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雍卒。年五十七。雍直隸長洲人。自幼英

邁不羣為御史時年甫二十一出按江西刁豪歛跡其所規畫多合事宜督戰兩廣民夷畏服雖費用過侈而兩廣之民不怨以費財之害輕于喪生也既而為廣西鎮守太監黃沁所劾致仕雍正志於功名至是鬱鬱不樂家居僅四年遂卒廣人立祠祀之 五月

汪直執馬文升下獄

太監汪直執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錦衣衛獄

乙丑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 初年俸與江

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璠等始逮至會鞫理刑指揮吳綬承汪直意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俸獨誣伏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擬俸受財枉法者

馬文升謫戍

律謫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嘗有事譟俸調廣東市
舶司提舉璠等皆無罪釋之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爲
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寔有力焉已不爲公
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
寃者 謫兵部侍郎馬文升戍邊文升奉勅往遼東
撫諭夷人汪直亦往按事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朝
會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升所爲遂囑奏文升
專擅行事撫按無方致啓邊釁初建州海西夷非一
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
此陷之吳綬承直意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

時刊書林聰

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遂命謫戍四川重

慶衛。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牟俸職居風

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按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

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

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

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賊證未明。俊等莫有論

列。及承詰責。而又不肯辨明。冀以異辭獲免。竟被杖

云。陞右僉都御史戴縉為右都御史。屠濬為右僉

都御史。王濬為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是王越言

御史王濬屠濬。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

萬祺起吏胥晉保傅
大臣言官無敢執言

御儼畏吳經遷延
於家致徑殺戮冒賞

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特加工
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
保傅祺時理易州山陝不與竟夤緣得之祺起吏胥
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
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
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勅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
是役也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叅政姚昶家屬吳經
奏欲大舉興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
爲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
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調錦

吳綬怨云論不容
忤汪直出南京

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吳綬于南京錦衣衛以指揮
趙璟兼掌司事綬初附汪直得用事後知不容於公
議凡文臣下獄非其罪者不加箠辱遂忤直意爲所
斥云 六月 命斬劉六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
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
事露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爲虜所掠因相與導
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爲
親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旣冒虜名
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

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州夷宜服
顯戮張驢兒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上乃有
是命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贓穢狼籍巡
按御史張銳牒按察副使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
部調雄貴州石阡府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給銳
留雄使不得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
夜半斬關而出爲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
校崔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
再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覓其獄
併逮銳齊鞫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文書

銳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叅看福等會勘雄等
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
雄發充軍齊革職爲民銳調梧州府推官福調永州
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秋七月 南直隸巡
撫王恕以災異自陳休致詔不允 王恕上奏臣自

王恕奏派買物料有
不可缺有可減省有可
缺者

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屬申奉各部勘合派買
各項物料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
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
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
也珍竒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

汪直行邊

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勅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叅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約。命太監汪直行邊。朵顏福餘泰

寧三衛虜酋各奏報迤北。蒲都魯亂。加思蘭已死。且請從便入貢。并求開市。兵部言三衛意在邀功。希恩宜令遼東守臣。即在邊犒賞。仍諭以朝廷恩義。俾堅歸附之心。詔從之。八月。九月。致仕右副都御

汪直朱永討建州

史夏塤卒塤浙江天台人剛介廉潔不屈意于人自
爲御史以至布按兩司推鞫得情所至無冤抑然性
涉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鏞亦舉進士

丙子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 冬十月 命

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
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直意奏建
州女直伏當加聲言來寇遼東請命謀勇大臣假以
賞爵之權揜其不備擣其巢穴時鉞附直勢而司禮
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遂主鉞奏而有是命直弄兵
之禍實始於此云 戶部尚書楊鼎再乞致仕詔允

汪直弄兵之禍始於此

所請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先是大臣
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實自鼎始 命徙延
綏定邊營于中山坡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
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
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
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
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
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
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
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

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

况今實未嘗棄乎詔可 命陳鉞叅贊東征軍務初

建州之役其謀實起自鉞而王越亦有垂涎之意余

子俊以越開邊啓釁惡之既而 上命汪直朱永將

兵而不及越越疑為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

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

意蓋自薦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今

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為沮撓宜勅其協濟

共謀毋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以計沮王越竟得叅

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云 閏十月 初汪直朱永

越鉞相競

之討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勿令驚
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擬示弱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
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衛
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勅汪直等便
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
禁錮之 命毀刊行會定見行律條南直隸巡撫王
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
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
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
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

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
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
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
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
以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
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
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
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
一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官
皆方面重臣乞令各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瑞泛

杖王瑞泛言紛擾

言紛擾命錦衣衛杖之 十二月 御史許進言國

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

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

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

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為是 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

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

并布按二司互相糾舉或爾部中詳看體訪得出奏

來必重治之 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

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恐此法

終不可罷 錄平建州功加太監汪直食米歲三十

六石韋朗十二石陞陳鉞爲右都御史官旗陞者一
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命禮部尚書鄒

翰工部尚書王復致仕有司給月米人夫視楊鼎例
陞右都御史陳鉞爲戶部尚書 兵部右侍郎李

敏奏臣往年爲浙江按察使守制還河南襄城縣嘗

地于縣南紫雲山之麓凡三十畝有竒建屋若干

俱書數千卷日與學者講讀其中其地之所入亦

足以供教學者之用願籍之于官以爲社學因請勅

併令有司歲時脩葺從之賜額爲紫雲書院

六年春正月壬午朔 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

成庚
化子

汪直王越朱永赴延
綏禦虜

余子俊不敢違汪
直意

驛至京命掌部事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
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
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叅將等官即令直
等推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啓行時鎮守延
綏太監張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寇及巡
按陝西御史徐舟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
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探知汪直等
意不敢違拒奏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
廷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綏不及事今
宜議定早爲措置 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

孫博奏數事
及東西廠緝事失
實宜革

并請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

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

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

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

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

徇不公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

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

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

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

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

汪直王越奏捷

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爲博危之。二月
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庭所在凡過門者皆下馬

三月 監督軍務太監汪直提督軍務都御史王越
至威寧海子襲破虜營奏捷 勅吏戶二部臣曰汪
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米四十八石越
封威寧伯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今蒙以靖虜功勅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
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
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
團營如故 按王越逢迎汪直獵取爵位許進又從

許進附會汪直王
越

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夏

四月 錄威寧海子殺虜功賜王越誥券封奉天翊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

食祿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

代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 五月 禮部右侍

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經宋

儒朱熹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勅儒

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因五經四書漢唐宋諸儒之

誤者本朝未樂間儒臣考訂纂脩悉取其不悖本旨

者輯錄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

吳原初韋朗緝
謙陳鉞

許進比陳鉞為黃
潛善賈似道

強珍以劾韋朗
等被職

更不准 六月 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

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緝謙前巡撫陳鉞等啓孽冒

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

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為甚雖為御史強珍所劾不過

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為人臣

欺罔之戒御史許進等亦以為言且謂陳鉞如宋黃

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汪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

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既而汪直自遼東還

憾珍奏其事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叅被虜人畜名數

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如珍奏不實

即械至京鞠之

秋七月

翰林侍講彭教卒教江

西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進侍講卒年

四十二教性刻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因鬱鬱

成疾遂不起

八月

陞國子祭酒丘濬爲禮部右

侍郎仍掌監事

謫強珍戍遼東先是珍劾韋朗緜

謙陳鉞失機罪汪直奏珍欺罔命錦衣千戶蕭聚械

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

九月

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

夜四方流星如

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冬十月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奏戶部尚

王瑞論正官不當
留觀

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章玄應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儉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以爲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十一月以旱災免直隸順德所屬九縣秋糧一萬八千石有奇草一十九萬餘束 十二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

因仍恐爲定制諸司正官旣留則進退人才無由而
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
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
朝覲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并在任官乞嚴加考
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爲徇情欺罔之
戒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
有貪暴荒怠者烏得而覈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
知之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眷
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
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

彭韶奏摺節財
用

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
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強反有不及何哉
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内外文武加數
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踈日益衆矣初僧
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
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
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質今
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
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
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

官廉勤歸莊田
於民

成化
年

以善後哉。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勘覈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禮部言：「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合用同考試官。今詩易卷多乞，每經各增一員。」

上曰科舉取士務在得人增同考試官庶得詳於校閱從之 余子俊以母喪去任 二月 免山西大原等三府澤潞等五州并大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七萬三千四百石秋糧子粒四十萬一千九百石草八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束以水旱霜雹等災故也 調國子監丞祝瀾為雲南廣西府經歷瀾上言請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為木主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郎周洪謨劾瀾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以周洪謨為禮部尚書徐溥為左侍郎 改戶部尚書陳鉞于

兵部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王華

等二百九十八人 太監懷恩傳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

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

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

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

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

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蓄省費用以備

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命大臣迎

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之爲獸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馭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汝謨亦言不當命官迎接上乃遣內臣迎之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實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下不齊農家無所蓄積歛穫未竟徵歛一空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方面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勵衆職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持廉秉公雖蠻夷亦信服

王信不以侈累子孫

王信不為子弟奏

官

之未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
 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
 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
 曰累歲苦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
 願為屬役尚敢反耶信沉毅簡重敝袍糲食閒居輒
 展玩經史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竒玩一無所好
 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
 總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信絕不為只令讀書自力
 雖公卿士人亦鮮見其儔云 夏四月 南京十三
 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猛虎近

何喬新禁緣
邊軍民出境

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淒雨有類秋冬
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京
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
祭酒王僊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
中周紘等亦以爲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
寺卿李瑑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 五月 山西
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
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
境設有禁點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
張元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

汪直王述赴宣府
調度擊賊

李少卿無錢

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煙瘴地方充軍有能
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
從之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
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賊六
月左僉都御史李綱卒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
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嘗過薊州盜奪其篋問其
隸曰乃李少卿邪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歷陞僉都御
史卒于官直隸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臍下右側裂
生一男子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秋七月
汾川王貢綜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隲孝

順事實與之 八月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巳上言
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由不
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畫革前代弊政獨
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
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
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十正初
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
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
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
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

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部
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
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
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
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
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
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
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
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
衣衛其執治之按周洪謨嘗纂五經四書疑辨錄

兵部與王恕皆奏
備安南

以獻而朝廷謂其紛更已從寬假茲俞正已上言曆
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乃必請法司治罪
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也 順天
府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從之 九月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
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
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
百偽勅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
自安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
恕亦稱安南遣人偽為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

人王姓者亡命爲僞御史爲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
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
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備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
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迹其所爲蓋
有不可揜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
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
整兵問之誅強賊劉通等六人於市通直隸鎮海
衛人成化十五年犯罪亡命囚聚衆奪民船往來江
湖中販鹽爲盜剽劫殺人南京僉都御史白昂奉命
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饑困遂與其黨束身自歸

於鼎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等二十一人送京
師法司議通當凌遲處死餘悉當斬詔通等聚衆劫
殺拒敵官軍本當依律但力窮投首俱減等通斬首
惡五人皆絞餘擬罪有差 冬十月 總督漕運都
御史張瓚言宋儒胡瑗揚州如臯縣人與孫明復石
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
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
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
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如瑗者獨在
所遺乞下禮官考瑗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事下

禮部知之。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朶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倖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越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蓋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爲市。令叅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十一月。貴州程番府知府鄧廷瓚奏。本府新立學校。土人子弟在學者。乞歲貢一人。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旣建

王越汪直鎮守大同

成壬
化寅

學置徒比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宜歲貢生
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太監汪直威寧伯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兵部尚
書陳鉞謂宜如所請會宣府巡撫秦紘奏虜數出沒
上以邊務方殷不許 開設廣西田州府儒學 十
二月 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
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十八年春正月庚午朔 命南京糶常平倉糧時歲
饑米貴南京戶部請減價糶以濟民候秋成平糶還
倉 二月 三月 勅蘇松淮揚等處各巡撫都御

萬安疏罷西廠
劉翊不從及罷
翊有慚色

史賑濟饑民 復罷西廠時汪直在大同科道交章

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內閣雖萬安亦謂宜罷

劉翊不從萬安乃上疏謂官民人等衆口一辭皆稱

革去西廠爲便 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翊有慚色

右軍都督馬儀奏兵書陳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欺

罔倚法弄權剋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

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汪直

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

誣陷降官其子澍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 上免

其勦問令鉞致仕儀閑住澍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夏四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 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饌俾知中國禮儀未遵王化 賜晉王書該府未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故東滕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採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即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令其安分守己自有樂地何必爲此矯激虛語顯書以達王其防範之 五月 故刑部右侍郎林鶚

籍秦紘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

子薇乞爲國子監生 上不允仍諭禮部曰蔭叙大

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

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在京三品以上

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書大義乃許

入監毋容一槩濫擾 六月 以秦紘巡撫陝西時

秦府旗校肆橫侵軍害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

堪訐紘欺凌親王 上怒逮紘下獄命內臣尚亨籍

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具言紘貧狀上親

閱所籍家貲嗟歎良久立釋之且賜鈔以旌其廉

秋七月 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

八月 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銃等物徵車兩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 司設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湯榮軍舍孫智前往常州府取要截江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 閏八月 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營事復謀營屯 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

林聰卒

廩營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啓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刑部尚書林聰卒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改太子司直歷官刑書卒謚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爲稱首後與汪直鞠遼東守臣獄蓋多偏徇君子有異議云按崔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閩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改聰爲太子司直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爲忠蓋聰後尊

王越鎮守延綏調
許寧鎮守大同

顯謏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慟心於狀豈不
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于獄章綸廖
莊晚雖貴咸黷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
丞治餉于滇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
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調威寧伯王越
鎮守延綏都督同知許寧鎮守大同時汪直與王越
俱留鎮大同萬安等恐直為越所誘以求復用乃上
議調越延綏以寧易之 九月 庚戌金星晝見於
申 遣少監孫端齋勅戒諭晉王茲巡撫等官奏慶
成王府竒澗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

慶成并竒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
不啓不奏之過數竒澗以前項罪惡降竒澗爲庶人

以巡撫山西左副都御史何喬新爲刑部左侍郎

冬十月 詹事彭華爲其鄉人所訐詔宥其罪停

俸半年 十一月 賜顏氏廟戶初顏氏裔孫博士

鉉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

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十二月 御

製文華大訓成 陞吏部尚書萬安爲太子太傅華

蓋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珣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

學士禮部尚書劉吉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詹

事彭華少詹事王獻侍講學士楊守陳侍讀倪岳各
陞秩有差杖監察御史于壁劉規於朝時一男子
行東闕門號呼壁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以御史但
當糾奏令守衛官軍拘執御史何爲輕率自執姑宥
其杖而釋之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御
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
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
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
阮勤之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
從之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藏書
...

皇朝正金卷三十七

憲章錄卷第三十七

成化十九年癸卯
至二十年甲辰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館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
蠟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
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
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
建右叅政 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祠舊
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曰躬率鄉民脩築海隄田獲
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
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三月 陞都察院右都御

章綸卒號楓山先生

史戴縉爲南京工部尚書

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

章綸卒贈禮部尚書謚恭毅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

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爲世所傳誦云夏四月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

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

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脩治并賜

祭上曰朕考祭法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

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

淹經畧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

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

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
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
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五月 鎮守大同太
監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
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
達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
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入戍計大同各
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
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合兵禦虜
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

調汪直南京御馬監

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 調汪

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事

上降勅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追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

直困卧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

汪直求食於裴泰

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

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

爲世戒云 秋七月 前兵部尚書余子俊服闋召

爲戶部尚書 命御史司馬堊提督南畿學校 八

月 應天府尹魯崇志卒崇志浙江天台人故僉都

御史穆之子平生少嗜好於人不苟合安分自守不

附勢以干進云 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

誥券編晉安陸州兵書陳鉞工書戴縉錦衣衛都指

揮吳綬俱革職爲民工侍張順致仕初越縉等諂附

汪直內外交結朋比爲姦勢傾中外翰林都御史科

王越陳鉞戴縉張
頤為科目愧

道布按等官江朝宗牟俸王崇之趙良張善吉方賓
沃類馬文升強珍張銳王齊等皆懼其害至是公論
快之越濬縣人鉞獻縣人縉南海人頤江都人山西
軍籍皆進士出身可為科目愧云 命太監懷恩戶
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許私役隱占 調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
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
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
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為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請
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為造辦進貢之需韶上

受陳獻章翰林檢討

疏減其半太監梁方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懼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涕泣如去父母云 九月 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為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永等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授職獻章奏言臣以舊疾未平未能就試母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 上特授以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為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方方言于上乃得受職

尹直不成人之美

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槩開道無復故態楊維
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
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
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
等奏太監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錦衣指揮吳綬
之言報復私讎擯斥良善誣都御史牟俸謫死且累
翰林學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
王崇之強珍俱奏鉞遼凍冒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
給事中趙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頰張銳
陳遵毅按察司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被綬文致

聖繼曉惠昇為左右
善世

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
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擾各停俸半
年 冬十月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王時除名隨
居安陸時前威寧伯越次子也 太監李榮傳陞僧
錄司繼曉為左善世、惠昇右善世、十一月 太監
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為名乘傳南行所至
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
畫玩器之奇絕者檢括殆盡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錄
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
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趙汴等闕然攘罵數其擾害

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贖罪

奏繳從之 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

府選用乳婦為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

止於本府所隸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東

垣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卧起

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

奏至 上謂見湏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

勅切責令戴民巾讀舊改過安童依律斬之 江南

巡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其畧曰近見內官監太監

王敬齋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

王恕劾太監王敬段
英完淨軍千戶王臣
伏誅

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期王敬動以朝廷
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
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冰梅蘇松常三府、已
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
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
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
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
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
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
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

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
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艫相啣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
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
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
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毆英克淨軍王臣
伏誅中外雖稱快以爲敬等猶幸免云時常州知府
孫仁爲王敬誣奏被逮恕亦奏釋之吏科都給事
中王瑞等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
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
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不在

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叅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按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部院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

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二月

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爲都給事中行人黃乾亨爲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榮克正使乾亨克副使往滿刺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死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蔭子其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陞脩撰謝遷爲右諭德 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

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夤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黜罷 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

以警其後奏入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

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成甲辰

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星變地震勅諭羣臣同加脩

省指陳時政利弊 陞廣東右布政使陳選為左布

政使陝西提學副使戴珊為浙江按察使 械司禮

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

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

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王瑞等奏

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

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為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

杖太監尚銘發南京充淨軍

為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
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
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
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
天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
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
青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非 皇上早見而勇
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
宗社生民之幸也疏入 上 李榮蕭敬朝廷自有
處置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副祺卒祺江西南昌人

少為縣學吏以善命擢鴻臚序班陞吏部主事天

順初贊南城舉事陞郎中曹欽作亂以援大學士李

賢於難薦陞太常卿成化壬辰陞禮部左侍郎丁

憂起復為言官所論改工部丙申陞尚書晉易州

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祭祺起自胥吏

六卿之列且加宮保之任人駭物論一時大臣不

執正科道亦噤不言人心殊為不平但祺為人謙

約故得保全云 錦衣衛軍餘貴鐸擊登聞鼓訴太

監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

用刑訊鞠備極慘毒索受賂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

萬祺謙約得全

他竒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破罪去宜令鐸與其黨
對辨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賊已入官連坐者置勿
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
紅石飾爲竒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親幸者以進互相
估直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屋舍
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 二月 命戶部

尚書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
督糧儲 陞大理右少卿佶鍾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
顥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 上親策會試

成化二十年

信

中式舉人儲瓘等賜進士三百人內蔡清邵寶儲瓘
王雲鳳俱有聞于世 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
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驗
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居業錄敬齋集 甲辰江西
新建豐城高安三縣大颶雷雨雹壞民舍宇民多壓
死 余子俊奏比奉勅整飭邊備至大同宣府與內
外守臣會議邊陲所急保障爲先頃臣巡撫延綏嘗
議削山築牆建墩挑塹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
法行於宣大或可捐小費而成大功竭一勞而享永
逸條具事宜以聞 夏四月 陞河南南陽知府雍

泰四川成都知府毛松齡爲山西副使陝西慶陽府
同知李萼鄜州知州周寧爲山西僉事時余子俊奏
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繁劇乞各增設官二
員督理糧草禁革姦弊因舉泰等可任用故有是命
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
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 命江西貴
溪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五月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王恕仍改南
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大同總兵官都督許寧巡
撫右僉都御史郭鏗鎮守內官蔡新下獄 上以去

陳公懋剛改朱子四書集註

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即遣一人執鏜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四川射洪縣知縣無錫處上陳公懋剛改朱子四書集註進呈命毀之仍迤回有司治罪唯以孟子馮婦章士則之為句亦人所傳云山東黃縣民李安逃居京師大興縣陳留村村民田政等四人各有子年十歲皆倩安闔以求進共欲自求進者安輒為闔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置之法因據近例自闔者

陳濟卒

南兵侍萬翼以父安
改北部

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具獄上請詔李安違例為人
 淨身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
 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廠炒鐵三年其子俱發本縣嚴
 督戶長收管 六月 右春坊贊善陳濟卒濟字伯
 載常州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游鄉先生謝應芳
 之門既已貫穿經一百家永樂間以布衣召脩大典
 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
 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棉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
 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南京兵部侍郎萬翼以
 父安為大學士乞改北部許之 秋七月 兵部奏

余子俊戰車不可用

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之喜峰口無自開原入 况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宜令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循舊路從之 八月 余子俊奏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大同宣府地多平曠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用車五百餘兩每兩用步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兩車之間空闕處以鹿角權補之乞勅工部量運生熟銅鐵至大同造車一千宣府五百以備戰守 上從其議命速爲之子俊爲此車費用

不貲而遲重窒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
卒歸于廢云 吏部尚書尹旻選觀政進士儲瓘爲
吏部主事瓘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陞郎
中考察南官執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 授直隸蕪
湖縣老人張禮爲繁昌縣荻港巡檢禮先後捕獲鹽
徒強盜二百餘應得九品散官操江都御史白昂奏
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九月乙酉朔日食 巡
撫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銀數萬
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淇糴糧
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冬十月 刑部員外郎林

林俊梁劾方繼曉下
獄杖三十

張黻救林俊下獄
杖三十

俊上言太監梁方招權贖貨貢獻淫巧引用妖僧繼
曉以左道惑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貽毒生靈請誅
二人以謝天下命下俊錦衣衛獄杖三十降雲南姚
州判官時欲建寺西市逼買民居數十工役甚鉅
二人勢方熾無敢言者俊上此章君子壯之 後府
經歷張黻上疏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
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
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
爲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
益張謹論無隱詔責黻回護并逮于獄令杖三十調

王恕救林俊張黻

雲南師宗州知州 陞翰林脩撰吳寬爲右諭德

十一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寔爲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

余子俊不敢故林張

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鞏固天命可求保矣疏入留中先是大監懷恩諷兵

書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恕上疏每歎

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館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

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

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偽陳被恩以來每有納

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

書尹旻為太子太傅取王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

凡加大臣保傅皆賜勅授之旻獨出傳奉又與杜昌

同受命前此未有也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

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

韋瑛伏誅

張倫言糧運

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德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已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為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魏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洲充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

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時山西陝西饑諭江浙等處願為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 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

萬安論水利

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
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
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
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一一河流淺澁糧運稽遲
請勅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
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䟽濬 上命工部侍
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李濬往董其事 命陝西
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爲兵科
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
聞於 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耻之 命有司

成祭巡撫廣東故僉都御史楊信民先是信民為廣
 參議以註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起陞都御史巡
 其地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
 請于朝為之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
 從愿等為之請上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
 之

浙江

憲章錄卷第三十七

憲章錄卷第三十八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
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
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
雷震地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
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
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雲南姚州判官林俊
為南刑部員外郎師宗州知州張黻為南左府經歷
梁方等以星變謂俊黻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

官 梁方乞內降復林張

李孜省以符水得
幸

內降復其官

初江西人李孜省嘗爲吏以贓敗巡

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黃緣入禁中
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
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
郎兼通政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工
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勸上
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
十事進士敖毓上言四事皆爲李孜省僧繼曉輩發
也疏入俱留中 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陞蘇
章各上疏皆言星變者因闖豎干政妖僧蠱惑援芘

儉壬竄逐忠良所致䟽入皆不報 時言者漸及宮
闈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吏部皆不敢
推陞 吏書尹旻余子俊禮書周洪謨兵書張鵬刑
書張瑩工書劉昭右都朱英掌通政事尚書張文質
大理卿田景暘等以星變各條陳政事 吏科都給
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干紀大
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
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叅內官五六七輩
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竒巧
如梁方韋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

汪奎論繼曉梁
方諸顧李孜省

福杜銘李本劉俊張瑩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温輩或

老懦無為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

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

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答曰

梁方韋興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鄧

常恩降職繼曉革為民 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

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富

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

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繼曉追

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

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
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
恒之姪也有何勲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
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
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
司悉究以去冗濫 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齋
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以星變赦天下
兵書張鵬等奏邇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
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
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

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俱下本部覆
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
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
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
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旣言地方有事鎮
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二月
復命戶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
總督軍務倉場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
仍舊 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
軍民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脩邊爲事未免

動衆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爲差官脩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有曰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近者林俊張黻蒙召復職繼曉亦被遣歸此固以彰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矣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宜勅吏部逼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調閑住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禁治如有奸妄巧技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

藏匿者并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可弭而協
氣交應矣詔所司知之 都督同知陳達卒達應天

六合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賂結中
貴屢進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遭極刑是時羣兇氣
焰可畏乃獨收謙屍斂葬君子取其一事云 三月

泰安州地再震泰山動搖

禮部議覆南京吏部

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處納銀米監生分
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
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
年乃復監從之 夏四月 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

儒學

温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

民所產女子慮日後昏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
傷生壞俗莫此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
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
然宜悉曉諭如璟言

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

乃以昏嫁之累成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
有司之責自後民間昏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
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隣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

兵部尚書張鵬致仕

五月

順天府管

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叅見不加禮遇訐

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
停夫役有妨漕河皆當究治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
覆奏 上以繼宗執性旣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
除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
置不問 改大理寺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順
天等府 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陳選具奏災傷未
報便宜發粟賑之 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
徃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宜悉停
免 上諭戶部從之 番人馬力麻實貨海上詭稱
蘇門答刺國貢使韋眷利其珍竒許焉陳選發其僞

逐之 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在道至廣
東謂將往蒲刺加市後猊入貢所過震驚陳選上言
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
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也廼者珍禽竒卉
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
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
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即如後
猊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
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
禮部覆奏從之 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楊鼎卒

令防秋畢始還京 六月 戶部尚書楊鼎卒 鼎字

宗器 陝西咸寧人 正統己未會試第一 廷試進士及

第 授翰林編脩 歷陞戶部尚書 延綏用兵 議欲預徵

邊餉 鼎言 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 小河可達

延綏者 尚在請身督之 竟沮于議 不果 居數年 乞致

仕 至是卒 謚莊敏 鼎初試禮部 不第 聞南監學規整

肅 獨請就之 竟爲祭酒 陳敬宗所知 在翰林 迥然自

異 及遷戶部 亦執法不羣 唯不寢 開鑛一節 有可疵

云 秋七月 余子俊奏 去歲受命行邊 即以曩在

延綏 曾脩邊墻 事宜 建議 聞奏 蒙賜允行 適歲歉 而

正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内外文武守臣隨
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
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
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
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
以告成工視昔延綏脩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
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
俊欲以築墩責成於邊臣而以閱實付任於科道計
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
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誼然不平蓋有自云 八

余子俊以築墩責
成邊臣

月己卯朔日食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脩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脩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 韓王偕瀟奏羣牧所千戶朱致魯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二

百二歲俱正千戶致仕誠世之上瑞國之休徵乞賜

褒嘉以敦養老之禮以表氣化之盛 上曰老壽之

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羊酒

進全階爲宣武將軍賜米十石絹二疋 九月 大

學士劉珣致仕珣鄙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

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

劉珣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

也啓視之謂劉珣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

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珣必壞大事等語安等

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

劉珣鄙薄萬安
為安中傷而去

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日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翊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翊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冬十月 南京

刑侍陳儼子景乞恩爲國子監生不許再勅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久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十一月 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

爲湖廣按察使魯以父廕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管嶺西道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廣東左

陳選奏王凱結太監韋眷通番巡撫宋旻畏眷不敢問

葉玘斬鸞發人骨為枕

布政陳選奏據番禹縣知縣高瑄呈鞫狠人黃肆招

番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交結太監韋眷出海通

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

鍾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

旻畏眷不敢詰問姑緩之 十二月 勅改太子太

保禮書劉吉為戶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詹事彭華為

吏侍仍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京城外有軍民

葉玘斬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為葛巴刺枕

假以為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

者聞于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

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墓罪死况
 取人髑髏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
 同當即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以旱災免常州
 府所屬武進等五縣秋糧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草
 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包

浙江圖

憲書錄卷第三十八



浙江圖書館

章金卷第三十八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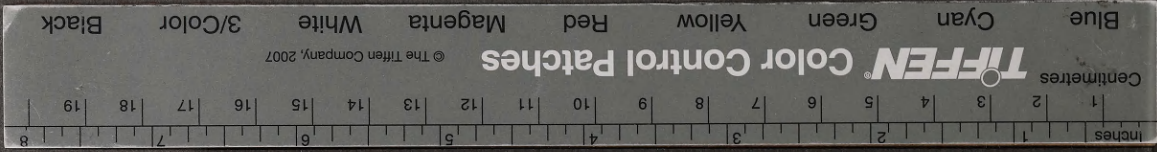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030019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